# 再見新橋

文化什錦
陳德錦

那些在地圖上標示水道和馬路的線條，無論繪畫得多麼精準，也不能滿足想像，尤其這些水陸地標已是歷史陳跡。多年來，研究澳門新橋歷史的人，翻盡古今輿圖，搜遍中外文獻，也只得到零散的記載和片面的描述。橋貌不詳，固已為憾；橋下的水道，也是澳門至今唯一的溪流（蓮溪），直至距今一百年前才被填平，同樣沒有人形諸筆墨。

但我無意中在錢納利的兩幅畫作中見到端倪。也許你會疑問：「錢納利？那位在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二年居於澳門的英國畫家？他畫了許多澳門風景，可謂街知巷聞，部分畫作更成為澳門歷史發展足跡的佐證。但其中畫了新橋和蓮溪？太不可思議了。」

考證一幅畫是否如實描畫出古代地理，是考古學的課題，卻也是藝術的課題。《清明上河圖》描寫北宋汴京的繁華，寫實程度在國畫中無與倫比，但其中繁忙多樣的生活細節，以共時形態並存於長卷之中，也是一種想像。由於各種可知或不可知的原因，畫家筆下的事物，與真實形貌產生某些距離，並非罕見。

現仍收藏於英國泰特美術館中的一批錢納利素描畫，無法確定創作日期，描寫對象的地點也沒有標明。鑒於部分作品紙質殘損，素描手法也略顯粗樸，或可推斷多為草稿，成於畫家旅途倥傯之際。然而其中多件作品描繪了澳門景物，殆無疑問。其中一幅，畫中有一條微彎的淺窄水道，不到丈寬，水道出口隱約可見一道拱橋，橋下有舢舨經過。岸邊有中式民居和西式貨倉（類似河邊新街一帶的倉庫），有垂着辮子的赤膊工人正在勞作。這景象也是澳門獨有的。十九世紀初年，無論正式運輸或走私貨物（例如鴉片），以澳門西北面內港的「水口」為集散地，築橋建路以通南北，均已屬貿易常態。

畫家的眼睛，常投射到異國風物上，這些風物能引發好奇心和觀察力。錢納利的早期澳門素描，比較他後期的寫景小品，常取宏觀眺瞰的立足點，展示一種視野開闊的東方想像。另一幅我認定可能是描述「新橋．蓮溪」的畫作，以一條水道橫置中端，遠景彷彿就是澳門的西北角，近岸陸地上堆放了大量長條木材，在日光下暴曬。這大概就是後來的林茂塘淺灘，慢慢發展為「杉欄」（木廠）林立之地。從前我走過河邊新街的「杉欄」，遙見內港檣桅雲集，還不曉得這裏很早已是華南最興旺的造船中心之一。

畫中高地似是琴山（松山），山上小屋就是聖母雪地殿教堂。畫中右邊又有一座高起的雙鐘樓建築物，這應是俗稱「大廟」的主教座堂，其穹頂還未被颶風所吹塌。糅合中西元素的構圖，正是錢納利一貫的澳門風格。

確定了座標，左邊赫然出現一道拱橋，六枝橋樁撐起新月形的橋身，但見人走橋上、舟行橋下。《澳門掌故》指「五月端午，曾有龍舟駛至橋下，夾岸看龍船」，則橋身所在的蓮溪下游，當有四、五丈（約十六米）寬，而「寬約丈餘」的說法應是指上游地帶。畫家所描繪，到底是寫實還是誇張？橋之兩岸，果真是昔日蓮溪的出海處？疑幻疑真的畫面，雖有待考證，但在我腦海中，浮現的正是一道早在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以前、為取代古舊石橋而建造的「新橋」。畫家眼中，也正好同現實對應，是東西方貿易樞紐地的一角，漁業供應海鮮給陸上人，農業是水上人米蔬之源，造船業由蓮溪水口的杉欄發展起來。

西方繪畫在很長一段日子兼具紀實攝影的功能，逝去的風景可在藝術裏再現。可惜我國傳統畫家偏向寫意而忽略紀實，熙來攘往的橋反而不及隔世山林中的流水小橋，沒有成為文人雅士喜愛的繪畫題材。能多一些張擇端這樣的畫家，再現鄉土山水和百姓生活，那麼我們的藝術世界也就更闊更深了。

新橋村演變成新橋區，居住了代代新橋人，堅實地形成一個澳門華人社區群落。這次我見畫中「再現」此橋，不知何時又道「再見」！

# 生活的解藥

黛西札記
李夢

如果你近日碰巧去到中環畫廊Lévy Gorvy厲蔚閣的畫展開幕式，見到畫展主角喬爾．梅斯勒（Joel Mesler）的名字，或許有些驚訝。這位曾經營紐約和華盛頓多個畫廊、在藝術圈打滾二十多年的藝術經銷商，什麼時候轉行當畫家了？

與那些演而優則導的電影人相似，梅斯勒近距離旁觀藝術創作多年，終於忍不住一試身手。他的亞洲首個展覽取名「起初」（In the Beginning），一語雙關，既意味着他的畫家生涯的起步階段，亦暗示作品內容由他本人的童年生活汲取靈感——那是每個個體生命的「起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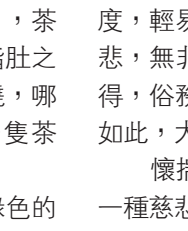
初見梅斯勒色彩鮮艷的畫作，你會自然聯想到不少風格鮮明的十九及二十世紀藝術家，例如印象派的高更，野獸派的馬蒂斯，以及自學成才的法國人亨利．盧梭。熟諳歐洲現當代藝術史的梅斯勒，將不同藝術家各自慣用的符號及意象信手拈來：他承繼了高更對於原始主義和自然生活的熱衷，又像盧梭那樣樂於描繪神秘的熱帶雨林景觀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各式動植物，再從馬蒂斯那裏借來奔放不拘的線條、熱烈的顏色以及平面式構圖，令到其作品充滿生機、浪漫乃至野性的呼喊。

除了長於「借用」外，梅斯勒也有他獨特的繪畫符號——一條蜿蜒纏繞的綠色或紅色的蛇。這條蛇出現在他相當一部分的繪畫作品中，當然，你會自然而然聯想到伊甸園中危險的蛇，不過，據畫家本人所說，這個意象源自他童年時對於洛杉磯比弗利山莊酒店裝飾牆紙的難忘記憶：「我曾經用手指刮酒店的壁紙，指甲裏都是壁紙的碎屑。」

若只有指甲裏的碎屑，自是無法在畫家記憶深處停留良久，更讓他念念不忘的是父母在一場忽如其來的爭吵之後離婚，以及隨即而來的家道中落。童年的陰影像那條畫中的蛇一樣纏繞住梅斯勒的記憶以及夢境，以至於他頻繁地在夢中回想起與父母共同度過的童年夏夜，包括母親的夾克、身上的香水味道以及他睡房壁紙上的動物。顯然這些夢境都是美好的，濾去了爭吵與分離，因為在畫家看來，藝術不是平庸生活的直陳，而是更浪漫的更超脫的，是生活中苦痛與憂愁的解藥。

▲梅斯勒畫作《你值得擁有偉大的事物》。
圖片來源：Lévy Gorvy

# 懷瓷度夏



如是我見
李丹崖

夏日福州的熱，或者稱之為「濕熱」，在三坊七巷中行走，即使是剛剛洗了澡，不一會兒就滿身大汗淋漓，索性找了一家茶館，坐下來喝茶，反正也是熱了。茶的熱，與大太陽的曬不同，它能解暑。

我選了一款單叢茶，用蓋碗來泡，出湯極快，也必須快，不然，茶就老了，味道就少了很多鮮爽。茶藝師把蓋碗拿出來的時候，瞬間被蓋碗吸引。蓋碗，又稱「三才碗」，蓋為天，托盤為地，中間的碗，即是人。這款蓋碗，用景德鎮的高白泥做成，蓋古樸，碗素雅，托盤在手，一股瓷的涼透過指尖蔓延到人內心，讓人舒服。

懷美器以消夏，夏天，就應該是瓷器的季節。瓷的涼，以驅散暑氣的燥，人的心頭也會瞬間平靜許多。端起茶盅，聞香，清新中透着一絲絲甜，品茗，透過舌尖舒爽脾胃，所謂「沁人心脾」，不過如此。瓷這種東西，就是巧妙，裝上茶的時候，就變成「熱心腸」，茶湯飲盡，瓷又重回低溫，在指肚之間，有一層薄薄的水汽在縈繞，哪怕是沒有茶，就這樣舉着一隻茶盞，內心也是愉悅的。

過了夏至，人就喜歡看綠色的事物，若是臨湖，也喜觸水。反正是不喜歡看太濃烈的事物，比如雞冠花、月季花。但是，若是一窯瓷器出來，哪怕是看到一隻郎紅杯子，心裏也會瞬間安靜下來。郎紅的色彩是熱烈的，然而，當我們看到它的釉，它的漸變，總能看進去，覺得這種紅，是幽深的水瀑，甚至某個瞬間覺得是有水鳥撲棱着翅膀飛過，濺你一身水霧。

瓷，是烈火和高溫成就的一身傲骨，內心卻如止水一般寧謐。瓷的修煉，是隱忍的，是波瀾不驚的，也是低調內斂的。炎炎夏日裏，把玩一隻瓷壺，手握一隻瓷盞，輕托一隻瓷碟，哪怕是單單望着眼前的一幅瓷畫，內心都是安然的，窗外的暑氣再鬧騰，又能奈我何？

有時候，我手扣着一隻瓷杯的時候，老是想起「慈悲」二字，瓷的慈悲在於它輕易不沾染他物的溫度，輕易不被擾攘；那麼，人的慈悲，無非是心如止水，俗世侵擾不得，俗務打攪不了，我就是本我，如此，大善。

懷揣着一件瓷器度夏，懷揣着一種慈悲度人生。

# 百年的紀念

英倫漫話
江恆

在北倫敦海格特公墓東區墓園的官方網站上，寫着這樣一段文字：「在此長眠的最著名人士是卡爾．馬克思，他的墓碑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人，不論他們信仰相同與否。」作為眾多來訪者中的一員，我幾年前曾專程拜謁了馬克思墓，向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致敬。

當時正值盛夏，但我去的那天恰巧天氣陰涼，無形中增添了幾分肅穆。驅車北上不到半個小時，我便抵達了目的地。出現在眼前的是海格特公墓的東西兩個墓園，它們左右相對，各具特色。西墓園最早建立，大門和教堂融合了都鐸和哥德式建築風格。東墓園在十五年之後才建成，正門是一道黑色鐵柵欄，安葬於此的卻是猛人雲集，除了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還有英國物理學家法拉第、小說家艾略特等，因此東園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墓園。

在入口處，公墓管理員一見到我的東方面孔，便立即問道：「你是不是來自中國，去看馬克思墓？」他說，每年來這裏的中國人非常多，只要沿着主道一直走，到了第一個岔路口，向左轉就到了。按照他的路線，我一路前行，兩邊的墓地草木相映，鬱鬱葱葱，古樸的墓碑就散落在綠色之中，高矮不一，造型各異，都飽經風雨侵蝕，留下歲月的斑駁印跡，彷彿向後人述說着光陰裏的故事，這不禁讓我想起香港跑馬地墓園，兩者頗有幾分相似。只是陣陣蟲鳥鳴叫和偶爾一躍而過的松鼠，提醒我這是被譽為世界上最美麗公墓之一的海格特公墓，這個號稱維多利亞時代的花園式公墓果然名不虛傳。

來到岔路口，左轉，不出幾十米，遠遠便已能看到馬克思墓那熟悉的輪廓。來此之前，我已經無數次見過馬克思墓的照片，尤其是那尊栩栩如生的馬克思頭部雕像，已深深印入我的腦海之中。但是一想到它就要真切地出現在我眼前，內心還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我快步來到近前，墓地上一座約三米高的花崗岩紀念碑映入眼簾，頂部便是那銅製馬克思頭像，他目光深邃，眺望遠方，正如同他畢生的使命——要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指明方向。

在紀念碑的碑文上方，有鎏金文字鐫刻着馬克思最偉大的著作《共產黨宣言》裏的名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下方以同樣方式刻有「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如何改變世界」，這段話也是引自於他的另一部著作《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文章批判了唯心主義和一切舊唯物主義觀，揭示了無產階級新世界觀，並成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奠基石。馬克思頭像是由前英國皇家雕刻學會主席勞倫斯．布萊德肖於一九五六年親自塑造的，而他本人也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

據史書記載，一八四九年馬克思被迫離開德國移居英國後，在這裏度過了餘生的三十多年，其間發表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對人類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一八八三年馬克思在倫敦寓所與世長辭，他與妻子燕妮被合葬於海格特公墓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當時只有一塊簡樸的墓碑，出席葬禮的也僅有十一個人。一九五六年，在英國共產黨等組織的協助下，馬克思墓被重新遷至約五十米遠的地方，也就是今天馬克思紀念碑所在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共產黨也為修建馬克思紀念碑進行了捐助。在二〇一八年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中國方面徵得墓園管理者同意，又出資平整了墓前的土地，鋪上了一塊灰色的花崗岩。對於中國人來說，馬克思墓無疑承載了極為深厚的情感，除了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前往，派駐英國當地的不少中資機構、團體和留學生們也常常來到墓前開展黨課活動。二〇一九年「七一」黨慶前夕，用中文介紹馬克思墓的二維碼在倫敦啟用，成為獻給中國共產黨最好的生日禮物。正如海格特公墓負責人伊恩．鄧格維爾所說，中國政府在馬克思墓維護工作方面提供了很多幫助。隨着包括中國人在內越來越多的各國人士前來瞻仰馬克思墓，充分體現了國際社會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

我在拜謁馬克思墓時，便遇到幾批來自不同國家、操着不同語言的訪客，他們當中不少是年輕人。一位來自拉丁美洲的小伙子說，當地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此誕生了像哲．古華拉（Che Guevara）這樣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為了讓大家更好了解馬克思，一些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還自願擔任免費導遊進行講解，遺憾的是我去的當天沒有趕上。不過，我參加過一些倫敦馬克思愛好者們組織的紅色徒步旅遊團，他們帶大家參觀馬克思曾經生活和駐足過的地方，比如故居、圖書館和酒吧等，並且講述這裏發生的軼事。

當中保存最好的就是位於倫敦索霍區迪恩街二十八號的故居，目前公寓外掛着紀念名人專用的藍牌子，上面寫着「卡爾．馬克思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六年在此生活」。曼徹斯特查塔姆圖書館的閱覽室裏，至今仍完好保存着馬克思和他的戰友恩格斯當年曾使用過的長方形橡木書桌，他們在此醞釀了諸多馬克思主義經典之作。正如一百三十八年前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所說，馬克思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

▲北倫敦海格特公墓內的馬克思墓碑。 資料圖片

# 滬上特展「萬年長春」

市井萬象

「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現正於上海博物館舉行。是次展覽首次從學術視角對上海歷代書畫進行系統梳理與研究，遴選相關書畫一百四十六件（組），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時間跨度自三國至現當代逾千餘年。展期至九月二十一日。

圖為陳逸飛的油畫作品《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新華社